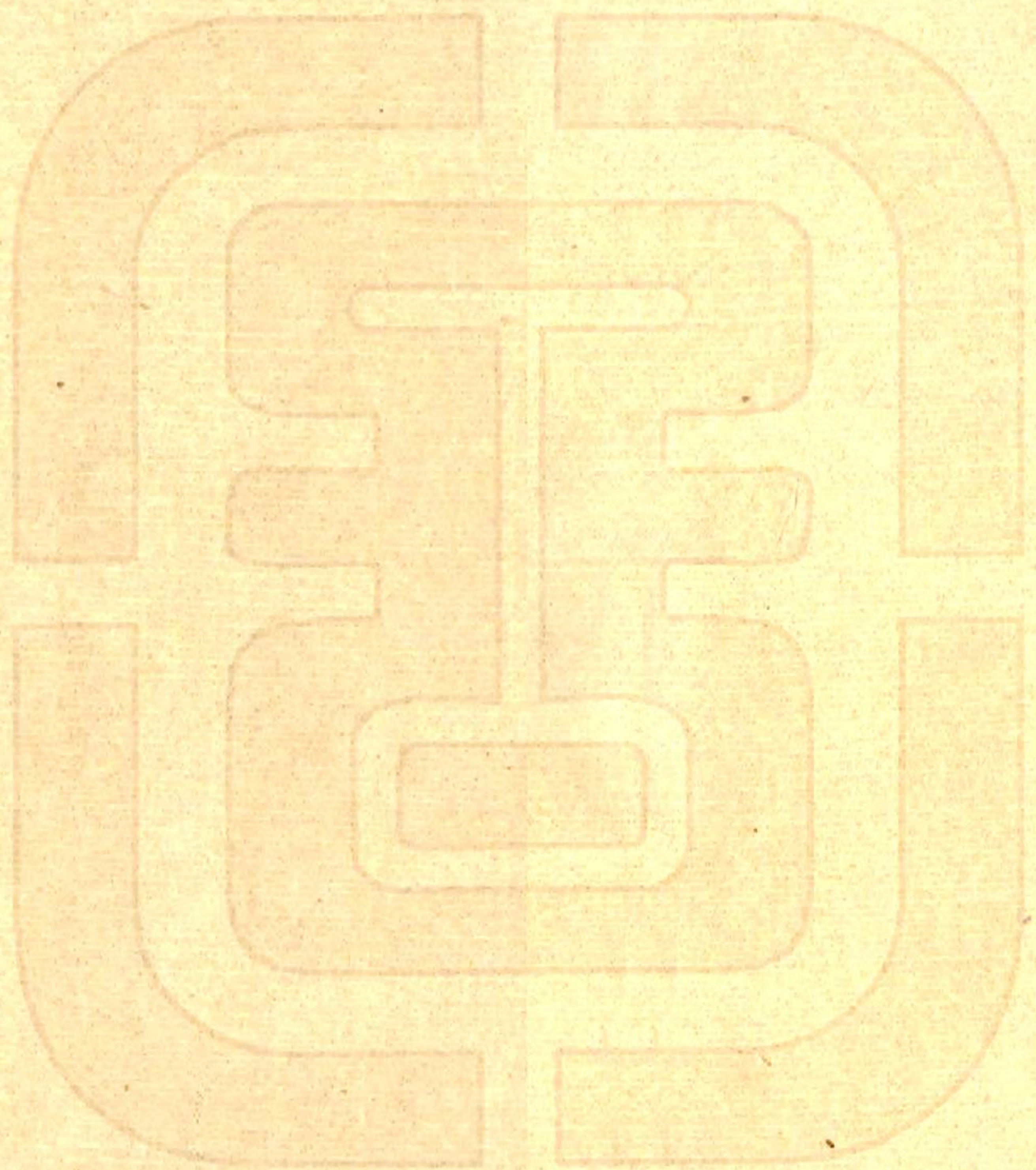


安遠縣志



安
注

續脩安遠縣志序

續脩安遠縣志序



安邑志自有明隆慶辛未始越七十年而至我

朝

康熙癸亥年續脩成書迄今又六十餘年矣其間之因革損益闕焉未纂余於乾隆庚午冬承

安遠縣志

卷之一 高序

乏茲出適奉

制府檄脩志乘經前任董君為之創延學博劉君秉筆偕明經唐子輦編集定稿而問序於余正值辛未之春稽之始志之歲與今續脩告竣之年適相符合

夫豈偶然哉蓋縣志詳於府志
府志詳於省志省志備於一統
志則是信今傳後而詳且備者
莫如縣志縣志亦綦重矣統前
後百數十年而彙集成書增損
於徃志斟酌於近時開帙而分

門別類燦然大觀於以申之
各憲達之

朝

寧備志館之採擇俟輜軒之覽
觀遺後人之稽考咸資於是書
其事不綦重乎抑讀舊志為歐
陽子與偕唐子叙竒所輯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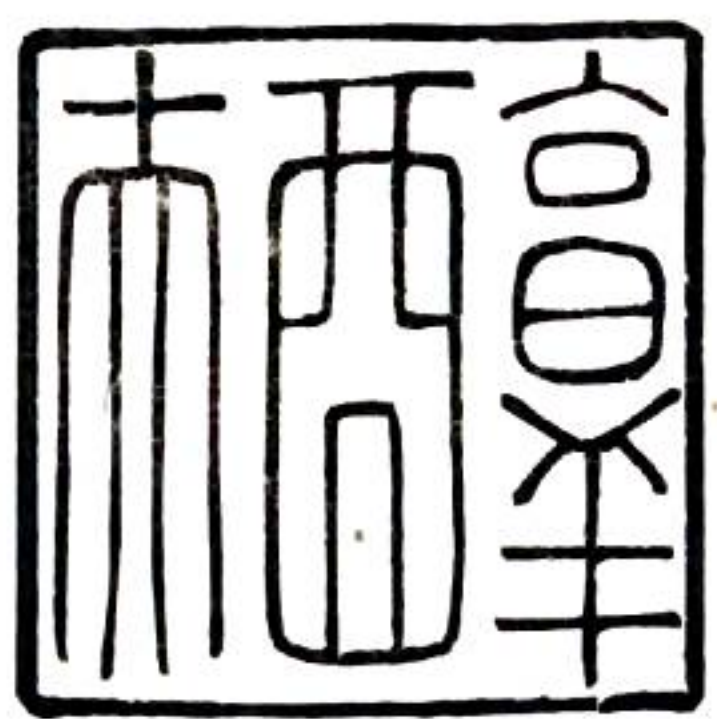
又得其後裔而繼成亦豈偶然
哉若夫虔南之縣安遠巖邑也
風俗之質樸不異昔時人物之
鍾靈盛於往日余忝撫循惟有
仰體

聖明之教化培養涵濡以勸

盛隆之治理而已謹將續脩告成歲
月誌之簡端藉以傳之不朽并
以紀時事之幸遇而亦非偶然
也是為序 昔

大清乾隆十六年辛未春王正月
穀旦

賜進士文林郎知安遠縣事
北平高其文撰



重脩安遠縣志序

書契之興仰觀於天俯察於地
總以規人事也而志之用亦然
考分野所以原天星之降而生
人紀山川所以探地氣之出而
為人推而物產者人之所取用

名行者人之所發舒總因人而
比類及之則人生天地之中惟
各隨天地之氣以盡人耳且天
不愛道日發其光華地不愛寶
日出其靈異天地日新而月盛
則人之體天地以盡人者亦當

法其日新而月盛三代以下踵
事增華雖有所損而益為多畧
者益詳陋者益文益之時義大
矣哉故志所以記已往而實所
以策將來所以載已定而正所
以期莫定總以求益也安邑僻

處荒陬論者往々病其限於地
而人事不光昌也不知造物不
域地以生才亦在乎人之不限
於地以求益耳即就邑之粗者
而論前林木之光潔者今改而
暢茂前土田之磽瘠者今變而

肥羨且城郭狹可易而廣宮室
卑可增而高是粗者尚因時而
異况人有血氣心知而謂其囿
於舊而不易也哉余於丁卯冬
蒞任茲土披閱縣志見其科甲
人文勳名節孝殊若無幾似為

限於地者然乃徐觀現在之科
甲未嘗不大有人在而課文校
士見諸生博學而能文諸童亦
揣摩以精進至節孝可旌者呈
請疊々而立功立德之士又復
時見其不朽他如山林隱逸所

未及耳目者諒必更多則是人
事未嘗不有可觀者大抵安邑
建自蕭梁有明以前志乘未立
湮沒而不傳者居多明季又傷
於寇盜教養無聞故人事闕如
我

朝龍飛以來聖聖相承教養遍及觀

一統志所載薄海皆日趨於新
故安邑亦日即於盛特其志脩
於康熙癸亥迄今六十餘載

三聖之所培植後人之所奮興原自

與前大異但未嘗搜登載籍是

以令觀者索然余因思不急為採入恐歲月漸遠文獻無徵正在擬議適奉

制憲檄脩志乘余凜遵諭令取

舊志之門類延學博劉君及諸邑紳於館而更訂之編為輿

地營建賦役職官選舉人物紀事藝文八門其乘天因地隨時增設者若建置賦役之類今已非昔比至人事之屬必廣為搜羅如職官選舉之可按籍而稽者猶不煩考究其人物中若節

孝善行文學等類其子孫之賢類能述其祖若父之令德以登載若僻壤窮檐之室足不入城市並不識表揚為何事者重以委之善。欲長之邑賢悉心採訪各舉所知務使微者以顯幽

者以著外此而才技隱逸亦在所不遺書成而彙觀之遂覺躔次猶是若殊其照臨高深未加若別稱靈異是人能自異於天地天地且因人而改觀可知人能求益事必有進因此而爭自

琢磨使詳者益詳文者益文今
既益於前後將益於今則將來
者睹已往而更進已定者可以
勵未定於無窮也益之時義大
矣哉其所以答
制憲期異之深心以不負

朝廷培植之至意者胥由此道也余

於都人士有厚望焉 峇

乾隆十五年庚午林鐘月穀旦

文林郎知安遠縣事金斗董
正撰



重脩安遠縣志序

瀟江僻在豫章之南山高而盤迴水
駛而清潔不產竒卉異物而磅礴鬱
積之氣獨鍾於人以故人類質直有
氣骨爭自樹立如睢寧之忠耿明輔

安遠縣志

卷之一 劉序

之學行足以化頑而起懦焉其餘隱
逸文學之彥與夫貞女節婦未易
更僕數不有邑乘烏知山川之鍾秀
其在一方者已迥異若此哉舊志編
於康熙癸亥迄今越六十八年矣

聖世隆平日久教養澤深邑中之人
文節義較前代而更夥則續編誠
為急務也余於去夏來邑司鐸
邑侯董公見志乘之闕思以纂修為
已任適

制臺檄所屬郡縣各脩志書上之省會
爰於今春初集邑之耆宿語之曰
安志之脩逾數十稔其後之名賢
事蹟恐易遺忘紀載其可弗亟
乎願相與成之遂於三月開局

延余於館得以管見與筆墨之役
乃同明經唐君乃豹何君燦遠咸
薦諸生歐陽子異禽唐子兩峰聖
黎涂子格五本舊志詳加考覈叅
以里巷紀聞邑侯於鳴琴之暇

更手自校定貢賦物產戶口頃畝務
紀其實吏治得失人物臧否不為虛
譽一展卷而闔邑千百年之古蹟
瞭然在目其微顯闡幽勸戒之理
存焉邑侯之功大矣哉侯以

文章魁於鄉擅游夏揆藻之才兼
龔黃循良之畧其治縣也存仁厚於
法律中寄精密於簿書外即此一
舉而用心亦可槩見矣茲志之成
也邑紳士踴躍贊襄五閱月而

鐫梨告竣則乃勅唐君之力為尤
多要非 侯之虛懷集思不至此
因併及之

者

乾隆庚午秋七月既望雍正乙卯